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禽海石 第六回 無端思劇何處覓黃衫

紉芬坐在楊妃榻上怔怔的，半天方才「嗤」的一笑道：「你買了這種怪會鑽的松鼠兒，幾乎把我嚇死了。」我說：「你倘然不去睬他，他也不敢往你袖子裡鑽。」紉芬道：「果是我不好。」我又問紉芬道：「紉妹妹，今天如何忽然走到我這書房裡來？」紉芬聽說，就附著我耳朵輕輕的說道：「我因是昨天聞得你說要開銷我家老媽子的節賞，我估著你身邊也沒有錢，就是秦年伯肯給你，也不肯給你這許多。這宗開銷又萬萬不能節省，所以我瞞著了我的姊子，把自己幾文私房特地拿來，送給你用。」我一聽了紉芬這般的話，我心下陡然感激到十二分。我當時對著紉芬說道：「承蒙紉妹妹這般體貼，我怎麼好用紉妹妹的錢？」紉芬道：「你休說這種客氣話，我和你還有什麼客氣嗎？」說著就立起身，向衣袋裡掏出一張銀票來，遞給我手裡道：「你拿去用罷！」這句話說完，側著身子往外就走。我見是一張五兩頭的票子，便追出書房來說道：「紉妹妹，我用不著這麼多呢！」紉芬一路走一路說道：「多的慢慢用就是了。」又走了幾步，忽然停了腳，回頭看著我，以手相招。我連忙走到他面前，問他還有什麼說話。紉芬又輕輕的說道：「方才捉松鼠兒的事，切莫要對我阿姊說。」我說：「曉得了。」紉芬才一徑回後院而去。我到了第二天早上，等我父親出門之後，就教王升把銀票換了錢鈔，整一整衣冠，走進後院，替顧年伯夫婦道喜。這時顧年伯也上衙門去了，年伯母就留住了我，吃了些點心。隨後老媽子們也上來替我磕頭，當下我每人賞給了十串票子。年伯母見了，忙止住我道：「太多了。」我說：「這點點兒不算什麼的。」那些老媽子們高高興興向我多謝了一聲，各自去訖。又見紉芬的姨母抱著個孩子，從裡面走將出來，我迎著又要替他道喜。那姨母再三說是不敢當。我就從袖子裡掏了香珠、香囊出來，給他那孩子掛在胸前道：「這東西送與小弟弟玩玩罷！」那姨母推卻了再四，方才受了。這天紉芬姊妹兩人恐怕見了我不好意思，都沒有出房來見我。後來到了晚上，才照常上靠邊那間書室裡晤面的。自此以後，我每天到了半夜，仍舊和紉芬姊妹在一塊兒。

過了兩天，那天氣愈加暑熱，夜裡時刻愈覺得短了。我每夜在後院裡坐不多久，便回臥房。誰知交到六月初旬，顧老伯因為體肥，每夜從外間回來，都要取張藤榻躺在院子裡榆樹底下，獨自一個兒納涼，有時遲到十二點鐘左右才進房去睡，把我與紉芬交通的機關全行隔斷。除了下午或早晨進去邂逅一面之外，到了晚間，可憐我就像那斷了乳的孩子一般，在自己臥房的窗下走來走去。有時停了腳步，從窗子縫裡探看紉芬姊妹的那間臥房，直如海外三山，可望而不可即。這一來，我與紉芬就有六七十天不能聚首暢談。那七巧之夕，牛女渡河的佳期，和那八月中秋花好月圓的時節，只是一人坐在書房外花陰之下，舉杯邀月，印影徘徊，大有「美人不見，無與言歡」之概！好容易盼到中秋以後，玉露生涼，金風送冷，顧年伯不來院子裡納涼了，我才得夜間偷偷兒的依舊在那間書室裡與紉芬把晤。

誰知不滿三天，紉芬的母親忽然得了一個極重的傷寒病，日夜寒熱不退，甚至狂言謔語，眼睛裡見神見鬼。所有請來的醫生看了都皺著眉頭，說是不好下藥。紉芬姊妹都著了急，兩人衣不解帶的晝夜守候在病人房裡。有時聽了醫生的話，背地裡相對啜泣，把兩眼哭得桃子般的。我因為夜間找不著紉芬，也時常借望病為由，走進顧老伯房間裡去，遇著房裡無人的時候，便著實安慰了紉芬兩句。

過了幾天，顧老伯不知往那裡請了一位名醫來。那醫生居然用了一帖大承氣湯，果然病人服了下去一連瀉了兩次，病勢輕減了一半。不想這醫生只有攻克的手段，卻不能辦善後事宜。那傷寒重症雖然好了，奈調理不得其法，變成了渾身筋骨疼痛與氣喘咳嗽等種種怯弱之症。紉芬姊妹見病魔儘管不退，只得依舊晝夜服侍在牀前。那紉芬的母親是個沒有兒子的人，見我常常進房去問病，倒說我孩子很好，教顧老伯和我父親說知，要把我認作螟蛉。我父親因是不好推卻，只得允許了。自此，紉芬的母親便把我當作自己骨肉看待，教紉芬改口叫我哥哥。我便一切毋庸避忌，就是在顧老伯面前，也得公然和紉芬姊妹說話。唉，自從有了紉芬母親這場病，我與紉芬的情誼越覺親昵一層了。

更有一樁意外的事情。九月重陽這一天，我父親帶了我到陶然亭去登高，忽然遇著陸伯寅也來到陶然亭。他一見了我父親，便恭恭敬敬走上前來，叫聲「老伯」，隨後就與我作了一個揖，彼此請教過名字，便與我十分親熱。當天別後，第二天就尋到我家裡來，和我談得十分投機。他問我：「你家裡除老伯之外，還有什麼人？」我說：「沒有什麼人，只有我父子兩個人。」他的年紀比我大了兩歲，序起齒來，他是叫我阿弟的。他當時就說：「阿弟，你家還有一個海寧的新科翰林名叫顧淇泉的，與你同住麼？」我說：「有的。」他說：「老弟，他家有兩位小姐，一個名叫漱玉，一個名叫紉芬，你想來總是看見過的。不瞞老弟說，那漱玉小姐前頭與我甚是莫逆，至今仍時常與我有信往來。但是他家的規矩很嚴，漱玉小姐尋常總不得出來。他寄我的書信，雖然還可以隨筆揮寫，至於我復他的書信，卻不敢輕易落筆，恐一時寄差了，落在他人手上，或是他父親手上，怕要斷送了他的性命。所以往往信中只好做些暗號兒，以便他脫卸地步。今日幸喜我三生有緣，遇著老弟，將來我與他往來的密信，都要重重拜托老弟，庶幾我有什麼說話，都可以信筆直書。須得老弟替我打通他家使女僕婦的關節，若要略略花些小費時，歸我認賬便了。」我當時聽他這般說，就把他托我的事答應下來，擔在自己身上。過後我與漱玉說了，漱玉曉得我與陸伯寅結了好友，於是待我的情誼也比從前親昵一層。

有一天晚上，我暗地裡對漱玉說：「自從這幾個月來，我總沒有和紉芬暢敘一回，雖然在你母親房間裡也時常見面，然而總不能盡言。你須要替我想個方法才好。」漱玉問我：「想什麼方法？」我說：「年伯母的病尚未痊癒，晚間他房中斷不能不要人陪伴的。但是需人作伴，也不必你們姊妹兩人一同前去。據我的愚見，你們兩個人盡可輪流替換，每人替年伯母作伴一天，一則省些辛苦，二則紉芬回到自己臥房的時候，我也可以前去與他談談心。」漱玉因為我與他的意中人陸伯寅常行方便，所以聽了我的說話，便也替我方便，當晚就與他母親說明，依了我的辦法。於是自從這晚之後，我依舊半夜三更常常在漱玉那間書室裡與紉芬把晤。但是端午節以前，我與紉芬是夜夜在一塊兒的。及至入伏之後，我與紉芬是只有日裡偶然一面，夜夜都不在一塊兒的。過後，過了中秋，雖然日夜都在一塊兒，卻是終日愁眉淚眼，還不如不在一塊兒，省得看著他心下難過。惟有這時最為適我的意，兩夜之中，必然晤面一次。況且晤面的時候，從沒有一個他人在旁，妨礙我們兩人的自由，我們兩人儘可以無語不談，自昏達旦，是為這一年之中我與紉芬最為歡適的時候。後來漱玉疑心我們兩人已經有了什麼私情，每逢進至房中，遇見我們兩人在那裡促膝談心，便急急走避開去。咳，其實我與紉芬彼時的交情，卻是以情不以淫，在情性上相契，不在肉慾上相愛。這不但是漱玉不信，就是看官們也未必肯信的。

這年過了九月之後，京城裡天時就異常寒冷。到了十月初十這一天，下了一陣微雪。次日晴了，那天氣愈加冷了起來，我與紉芬兩家屋子裡處處都生了火爐。這天晚上，我在紉芬房間裡擁爐夜話，到了一點鐘光景，兩人肚子裡都有些餓了。紉芬所穿的大毛衣服還在他母親房裡，因夜深不便往取，冷得來牙齒個個打戰，向我說道：「這時候，那裡去尋一口酒來禦寒才好。」我聽說這話，我猛然憶得四月間曾買了兩瓶五加皮酒，要想送與紉芬姨母的，此時還擱在書房裡未動，何不去取來與紉芬對飲禦寒？便對紉芬道：「紉妹妹想酒禦寒麼？我還有兩瓶酒在書房裡放著，待我去取來罷。」紉芬道：「甚好。」我就立起身走出房門，意欲從院子角門裡走到書房。誰知一足甫跨出房門，忽見有一個人影兒在窗下一閃。其時北風甚厲，月色又朦朧一片，看不分明。我也不管他是人是鬼，急急的奔到書房取了一瓶酒在手，立刻奔回紉芬房中。

紉芬見我的酒取到了，自己取了一隻燙杯出來，就用煤爐上燉的開水把酒燙了一杯，又從書架上小瓷罐內抓了一碗醉花生放在桌上，道：「哥哥，我只有這一隻杯子，就兩人合飲罷！」我說：「合飲甚好。」當下就圍著煤爐，一人一口的開懷暢飲。此時身上既冷，紉芬的臉映著爐內的火光，顏色又十分嬌麗，那酒到唇邊，不知不覺就喝了下去。須臾之間，兩人竟喝了半瓶酒。我那心上的快活與渾身的適意真乃說不出來，覺得黨太尉「紅綃帳裡，淺斟低酌」也不過如此。俄而紉芬有了酒意，兩頰上朱霞隱起，一

雙媚眼對著我笑迷迷的，大有楊太真「沉香亭北」的態度。

我見杯中酒又喝完了，正擬再倒一杯，忽聞得窗外「咕咚」一聲響，好似有人失足跌倒的聲音。我聽了這響聲，猛然記得適才窗外瞥見人影兒的事，頓覺毛骨悚然，連忙對紉芬道：「你還要再飲一杯麼？」紉芬道：「我已經飲夠了。」我就說：「我也飲夠了。」當即別了紉芬，匆匆的回到自己臥房裡安睡。